

水库漫顶及缺口，部分村庄在转移后半小时被淹。截至7月6日晚，南宁市约5.5万人受灾，4.8万人被转移，2人死亡。

2007年11月生于上海的吴与伦，虽然没有洪水的亲身经历，但曾多次听长辈描述1998年的洪水：九江溃堤、飞涨的水面、像纸牌一样被冲垮的房屋、用身体筑起人墙的士兵、明星义演筹款、最终沉船封决……“他们赢了吗？”儿时的他问，父亲没有点头，只说：“中国人没有被冲垮。”这一次，已是共青团员的吴与伦，看完新闻后很快找到了南宁市团委发布的救灾动员倡议书，“我想该轮到我有行动了”。

一开始，吴与伦尝试联系横州慈善会，但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后来他找到了团组织后备志愿队群聊链接，在里面简单了解了下状况。“我在一个同学小群里问谁有空一起和我去，当时很多同学要么在学车、要么去毕业旅行了。死党辛子瑜却积极响应，我们就在‘桂志愿’（广西志愿服务智能化管理平台）上报了名，订了后天（7月9日）的火车票。作为独生子女怕父母担心，我们就串通一气说要去无锡旅游。”

7月8日一天，两位男生不仅自掏腰包完成捐献物资采购、救灾装备配置，更要瞒天过海不让父母发现。“问了半天一线群友，我们发现最短缺的是女性用品和照明设施，于是在泡面八宝粥之外还买了大量的卫生巾、安睡裤和手电筒、提灯，把这些物资连同可疑的胶鞋、劳保手套这些装备塞进一个巨大的袋子。我聪明地把这些东西放在了楼下的快递站，回家理了一套简单的行李。”吴与伦回忆道。

7月9日一大早，两位男生从上海虹桥坐高铁去南宁东站，全程12小时。离南宁还有一小时的车程时，他们发现车窗外的景色开始不对了：河道里天青色的碧水变成了泥黄色的湍流，更有一些泥黄色出现在河道以外压根不该出现积水的地方。

因为火车晚点，两位男生当晚8点多才到站，随便吃了两口泡面就跳上了另一位志愿者大哥开的运蔬菜皮



吴与伦作为新生代表在2026年华东师范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言。

卡，启程前往横州。横州是广西南宁代管的县级市，位于南宁东部100公里处，是重要的茉莉花和茉莉花茶产区。吴与伦透露：“车主大哥是本地人，同行聊天的还有广东的粥粥姐和玉林的蔡蔡，他们都去横州当志愿者。车开到一个地方，大哥突然打开窗户，告诉我们往年这里种着大片大片的茉莉花海，打开窗户全是茉莉花香。我们当时却只闻得到潮湿淤泥的味道与淡淡的霉味。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茉莉受灾规模有多大，只感到很心酸。”

颠簸了一路，当晚12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：横州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仓库——马岭创志酒厂。

顾不上舟车劳顿，物资捐赠完成后，两位男生戴上劳保手套，和其他志愿者们通宵卸货。吴与伦在现场看到很多当地志愿者，他们下班以后自发携着儿女来干点活：大人扛水、干重活；小朋友们则拿点轻而大的泡面小面包。

那天他们一直干到凌晨4点，然后搭了两位当地大姐的SUV，到了一处由午托所改成的志愿者安置点。在横州的后面三天时间里，两位上海男生就去不同的志愿者点位帮忙卸货、搬货，确保各地运到横州的救援物资第一时间发放出去。

虽然朋友圈屏蔽了父母，但是吴与伦去广西救灾的事，还是传到了上海的家里。父母立刻给他打了电话，